

《唯識三十頌》 第四十六講



羅時憲先生講授

(《辯中邊論》) 解釋講我們的「心」時，怎樣講呢？《辯中邊論》，你揭開《辯中邊論》，裏面有這幾句解：到底是「善」還是「染」的呢？彌勒菩薩他說：「非染非不染」，並非本質是染污，亦非本質是不染污，明不明白？「非淨非不淨」，你說它淨它本身就不是淨，你說它不淨它亦不是不淨，即不是絕對淨，何解呢？「心性本淨故」。那些唯識宗的人就不敢駁了，那是他們的祖宗講的，「心性本淨」故。

它這個「不淨」豈不就是一樣？不過解釋不同了，解釋「心性」。我們這樣(看是)不同了，因為我們的「心」的本質，本身就無所謂「染」、「淨」的，看它那個，看它有沒有那些「善心所」與它相應。即是說「前六識」都可以有個「善心所」與它相應的，亦可以有「煩惱」與它相應。如果是有「善心所」與它相應就「善」了，是嗎？「善心所」與「耳識」相應，「耳識」變「善」，「耳識」一「善」就跟著與它「耳識」一齊起的意識變成「善」了。

「意識」，有那些惡性的「煩惱」，譬如「貪」、「瞋」、「癡」之中的「瞋」那些，或者那些惡性的「貪」那些，起的時候，「意識」這樣起的時候，「意識」就變成「惡」了。那個「意識」一「惡」，與那個「意識」一齊起的那些前五識都變了「惡」了。如果那個「意識」是「無覆無記」的，那前五識就變成「無覆無記」的。那個「意識」有個甚麼？有個普通的「貪」，又不一定是「惡性」，「貪」有「惡」性，有「無記性」的「貪」。譬如你「貪」別入的東西，那些東西都不是你的，你硬

要「貪」回來該就是「惡」了。譬如你「貪」愛你自己的子女，這樣也「惡」嗎？這個是「有覆無記」的「貪」，「有覆無記」就不是「惡」，但是染污，明不明白？

有「善、不善、俱非」。有幾多「心所」？下面了，本來今天是你們講的，因為我遲到了，變成是你們講的，因為我遲到了，搭不到車。「心所」，有幾類「心所」，「六位心所」，六類：第一類，「遍行」，識了？「觸」、「作意」、「受」、「想」、「思」。第二類，「別境」、「欲」、「勝解」、「念」、「定」、「慧」，「善心所」：「遍行」、「別境」、「善」，合起來數了，是嗎？「信」、「慚」、「愧」、「無貪」、「無瞋」、「無癡」、「精進」、「輕安」、「不放逸」、「行捨」，「不害」，「信」、不對！

「煩惱」：「煩惱」都有六個，這六個「貪」、「瞋」、「癡」、「慢」、「疑」、「惡見」，六個，這個「煩惱」。這六個「煩惱」之外還有些比較低級些的「煩惱」，叫做「隨煩惱」，跟隨這六個「煩惱」然後才起的。這六個對於那二十個來說，是特別強，所以叫做「根本煩惱」，其餘那些，其餘那二十個，要先有「根本煩惱」起了，它然後才跟著起的，那二十個就叫做「隨煩惱」。

好了，這樣，「遍行」、「別境」、「善」、「煩惱」、「隨煩惱」；還有一個「不定心所」，不一定是「善」，不一定是「惡」，不一定是「無記」。「不定心所」：「悔」、「眠」、「尋」、「伺」。好了，你說有「遍行心所」，「遍行心所」都有一個叫「受心所」，「受心所」有三種，一種「苦受」，一種「樂受」，一種「捨受」。同時「意識起是那一種「受」呢？答案：「皆三受相應」。六個「識」每

一個「識」都可以與三種「受」一齊起的，即是三種「受」是甚麼？「樂受」、「苦受」、不苦不樂的「捨受」，「皆三受相應」。

何解？逐種「煩惱」就逐種解了。「初遍行」、是第一類，六類「煩惱」之中第一類就叫做「遍行」，不是！六類「心所」之中的第一類，第一類叫做「遍行心所」，所以「初遍行」、第一類是「遍行心所」。「遍行心所」有五個，「觸等」，舉一個「觸」，「等」，就是其餘四個。識不識解？那六個，那五個「遍行心所」？有沒有人不識？「觸」、「作意」、「受」、「想」、「思」，「心所」的定義認真要清楚才可以的，如果你想清楚就讀我的《唯識方隅》啦。現在那些人講「唯識」講得籠籠統統是怎樣？講「心所」他都不識得講的，「觸」就是「接觸」了，那有這麼簡單！「接觸」？是嗎？不是這麼簡單的，人家講得很嚴格的。不用講了「遍行」，是嗎？我當你識了，不識就你自己吃虧了，是嗎？不識你今晚回去看熟。你找唐大圓那些甚麼《唯識方便談》講「心所」很籠統的，太虛門下的人，被他整壞了，他講得好好，文章也好好，但他講「心所」甚麼的，矇查查的那樣，所以不夠嚴格。

「初遍行觸等」，「次別境」，「別」的「境」，特別的對象的差別它然後才起的。有甚麼特別？譬如，「欲」、「欲」對於甚麼(而起)？對於特別的境界然後起「欲」的，譬如「欲做有錢人」那樣，「欲做有錢人」就是特別的境，「欲」，是嗎？不是「欲做窮鬼」，是嗎？「欲」即是對於我們所希望的「境」，然後他才起「欲」的；對於我們所不希望的「境」我們不會起欲的。見到人，不希望被人打一身，對於所希望的「境」，對於所希望的「境」，嚮往，起了嚮往的心，就叫做「欲」了。那就到「愛」了，有了「欲」之後，有了「欲」你就會去「精進」了，是

嗎？第二、「勝解」，「勝」就優勝的，「解」，即是瞭解。有人將它來譯做「信解」，因為起「勝解」的時候，他對於那種東西很「信」的。

譬如你說，有一個人發明了能將癌症治好的特效藥，相信，很信它，很信的，很清楚瞭解是有這種藥的，然後而起了一個「信」，很有信心，很清楚那樣，「勝解」。如果模模糊糊，都不知是不是的，儘管聽一下，就是沒有「勝解心所」。清楚的瞭解，那譯做「信解」對不對？不對！清楚的瞭解不一定是信的，是否相信是一件事。所以西人將它來譯作 Faith，是不大正確的。了解就起「勝解心所」了，「別境」即特別境界。對於決定的境界，「決定無疑的境界」，就會起那「勝解心所」的了，「決定無疑的境」就即是那確實無疑「境」。

「念」、「念」、「念」是甚麼？那個「欲」字有人譯做 Wish (希望)，有人譯做 Desire (欲望)，「勝解」那些西方人譯做 Faith 就不是很對的，「念」、「念」，記憶、記憶、記憶或者記憶力，對於甚麼特別的境界然後起「念」？對於過去曾經經歷過的東西起「念」，對於未來的東西你不會起「念」，是嗎？「定」、「定」是甚麼？集中精神，英文譯做 Concentration，譯得對了。令心專注集中於一處，叫做「定」，原名叫 Samādhi「三摩地」，舊譯譯做甚麼？譯做「三昧」，「三昧」、新譯譯做「三摩地」(Samādhi)，異譯就叫做「定」了，「定」、對於甚麼境界而起「定」？對於所觀察的「境」，我們所觀的「境」，集中在那裏，在一處來到觀它，起「定」，對所觀察的「境」起「定」。

「慧」，「慧」就是抉擇，批評，檢討，抉擇，這種批評、檢討、抉擇、然後判斷，這種作用叫做「慧」，「慧」以甚麼特別的境界而起？亦是對所觀察的「境」，「入定」，都是與「境」相同，不過它的作用就不同。「定」就是由「定」所觀察的「境」，「慧」是抉擇，抉擇他所觀察的「境」。「欲」、「勝解」、「念」、「定」、「慧」，何解說它叫做「別境心所」？因為它「所緣事不同」，它所「觀」的，它所「攀緣」的東西是不同的，特殊一些的。

這樣就到了「善」了，是嗎？「善」就你們都識了，學了很多「善」了，「善」、這個相應「自性善」來的了。「信」，即是對於真理，或者對於那些聖賢起一片很澄清的心，有一片很信實的心，嚮往它，這樣叫做「信」。「信」是很好的，會令你的心清淨的，一「信」就發生很大的作用的。一個人與我講過，一個人信心不夠很危險，信心若夠，很快會成功。入「定」也是，我怎能入到「定」？你就一世都入不到「定」了。我一定入到「定」的！「煩惱」而已，我有本領一定能將它壓伏它的，就得了。學密宗都是這樣，最緊要你要有個信心：我一定得的，我唸就一定得！你就快靈了，若你說：都不知行不行，你就不靈的。

「信」也有「善」與「不善」的，信那些壞東西。這個「信」是講「正信」，「正信」是「善」。「慚」、「愧」，識了？自己自覺就叫做「慚」，我是一個好人，怎會做壞事？不做的！這個叫做「慚」；「愧」就這樣：做了被人譏笑的，不要做了，怕人譏笑的，那種「羞」叫做「愧」，不過「慚」與「愧」一定一齊起的，「慚」、「愧」。「無貪」，明明那些東西放在面前，一般人就「貪」，你能夠一點都不「貪」，叫做「無貪」。「無貪」即是叫做甚麼，無著的心，是嗎？「無瞋」，

「無瞋」即是仁慈，大慈大悲的「慈」，因為仁慈就能夠抗拒那個「瞋心」，「惱怒」的心。

所以叫做(「無瞋」)。「無癡」、即是很清明的。雖然好像我們現在說「無為而治」那樣，「無聖」差不多。「精進」、即是勇氣，勤力。

「輕安」，「入定」的時候，我們「修定」，把「欲界」的「煩惱」壓低之後，我們就全身覺得很舒服的，心靈覺得很舒服的，那種舒服的「境」。「輕安」一起，充滿整個身體就叫做入了「初禪」，未起「輕安」就未...。一定有「輕安」起的，我問虛雲和尚：我修來修去都無「輕安」起的，是不是一定有的？虛雲和尚說一定有的，初起時好似氣那樣周圍走的，一定有的。虛雲和尚說：覺得無，很微細的，你坐多些就會很多出的了，把其他東西放下，連「輕安」都放下，那個「輕安」就起了。虛雲和尚這樣說。

之前印順法師就由台灣來，十幾二十年前我在法相學會，請他來講課，講的時候大家飲茶，說輕安起然後才「入定」，周身走的氣叫做「身輕安」，這個「輕安」的「心所」就不是，不是「身輕安」，是「身輕安」起時那種感覺「輕安」的那種心，心的狀態，「心輕安」。「不放逸」、「不放逸」，「心所」有假有實，假的就無「種子」的，是第二種東西起時，從另外一個角度改個名給它，那些就假的，實的有它自己的「種子」的。「信」、「慚」、「愧」、「無貪」、「無瞋」、「無癡」、「精進」、「輕安」，這八種都是實的，有種子的；「不放逸」是假的，沒有一個、沒有一個「不放逸」的「種子」的，「不放逸」就是甚麼？「無貪」、「無瞋」、

「無癡」與「精進」這四種東西，一齊出現，或者四種裏只有三種出現，或二種東西出現，實在一種出現都說不定，當它出現時，就會令到你見「善」就能夠修，見「惡」就能夠除了。就這一點功用而言，改個名叫做「不放逸」了，「不放逸」即是不放過，怎樣不放過？有「善」的東西在面前我們不要放過，要去做，有「惡」的東西在面前，我們不要放過，我們一定要除。這種情形，其實亦是「無貪」、「無瞋」、「無癡」。再加上「精進」就夠力了，就它這一點來說有那殊勝的作用，所以改個名給它叫做「不放逸」，「放」就放過，「逸」就被它溜走了。

「行捨」，「捨」有兩種「捨」，一種叫做「捨受」，「苦受」、「樂受」、「捨受」，叫做「捨」。第二種「捨」是「行蘊」裏面的「捨」，「捨受」的「捨」，「受蘊」裏面的「捨」，「行蘊」裏面的「捨」，「行蘊」裏面的「捨」是甚麼？心很安定，不動心的樣子，不容易擾動它的，處於不動心的狀態。不過「行捨」是不是有「種子」的？不是，無「種子」的，是「無貪」、「無瞋」、「無癡」，「無癡」，三種東西的那種寧靜的狀態，「假立」的。「不害」，「害」即兇殘，害眾生，它不忍心害眾生的，就叫做「不害」。即是甚麼？即是惻隱之心，又叫做「悲」，舊時將它譯做「悲」，即是現在叫做甚麼？同情心，Sympathy 同情心，十一個。

這個「行捨」是假的，無自己「種子」的，「不害」呢？都沒有的，「不害」是甚麼？是「無瞋」的一部份來的而已。「善心所」已經解過了。

「信」、「慚」、「愧」，「無貪」，「無貪」、「無瞋」、「無癡」這三個叫

做「三善根」，作一切「善」一定有它的份在那裏，我們的「善」的行為一定有它出現，「無貪」等「三根」，「無貪」、「無瞋」、「無癡」等「三根」。「勤」、「安」、「不放逸」，「勤」就是「精進」；「安」就是「輕安」；「不放逸」、「行捨」及「不害」，「行蘊」多一個「捨」，及那個「不害心所」，識解了？識解就先休息一下。講到，「心所」就講到，「善」、「善心所」講完了。是嗎？

「煩惱」了，是嗎？「煩惱」、就謂「貪」、「瞋」、「癡」、「慢」、「疑」、「惡見」。所謂「煩惱」者，都是「心所」，「煩」者，「躁」那樣解，「煩」者「躁」也，「惱」者「亂」也。即是這些，這些「心所」，它的本質，它的本性是「煩躁」的，能夠「惱亂」人家的身心的，所以叫做「煩惱」。

「煩惱」普通分兩種，一種叫做「根本煩惱」，有六種，「根本煩惱」就簡稱「煩惱」就可以了，另外一種叫「隨煩惱」，要「根本煩惱」起了之後，它然後才起的，所以叫做「隨煩惱」。

「煩惱」的第一個是「貪」，「貪」者陶醉，黏著，「著」，「貪」又名叫做「著」，何解是「著」呢？又叫做「泥著」，這個「泥」字讀(膩音)，怎樣叫叫做「泥」，怎樣叫做「著」？怎樣叫做「泥著」呢？「泥」者，好像我們騎著馬，那匹馬踩了入那些泥入面，不能拔得起，被那些泥膠著牠，這樣就謂之「泥」；「著」就困住，好似那些飛鳥被困了，在網內，被那個網困著牠，就叫它做「著」，「泥著」，「泥著」兩字都是譬喻的，用來譬喻一個人見到一樣認為可愛的東西，他就整個(人)好像甚麼？沉醉，沉醉，那個心情想佔有它，即是黏著它不捨得放開，而想要佔有它

的那種那樣的心的作用，就叫做「貪」。

記著，「貪」與「欲」不同，「貪」就一定是不好的，「貪」一定是染污的，「欲」不一定是染污的，「欲」即是希望而已。所以西人將那個「欲」譯叫做 Desire，不是很好，Desire 都不是幾好的東西，「欲」。「欲」就是甚麼？我欲成佛，又是「欲」，「欲」得不好嗎？我欲得「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」，你說不好嗎？未來又得行，過去又得，對於過去的顧戀又是「貪」，對於未來冀望一齊起，與「欲」一齊起，對未來的東西那個「欲」起，那個「貪」一齊起，例如怎樣？你想謀了你阿哥的財產，現在未謀到，你想謀，「欲」了，但是你謀了，謀別人就「貪」了，「欲」與「貪」多數一齊起。所以在佛經裏來講，來看，每每那「欲」字與「貪」字是混合來用的。

「貪」，即是「泥著」，想佔有，「貪」，「貪」又名叫做「愛」，「愛」也不是好東西，你不要以為(「愛」)是甚麼，我對太太的愛情，愛也不是好東西，連夫婦的愛也不是好東西，因為何解？它會阻礙你的「無漏智」生起，阻礙你成佛，除非你的那個「貪」是假的就可以，如果你的「貪」是真的「貪」，它會阻礙你。「欲」就有「善」的，有「惡」的，有「無記」的；「貪」就無「善」的，「貪」是只有「惡」的，沒有「善」的，「貪」不會「善」，要不就是「惡」的，謀財害命的「貪」都是「惡」的，有些「貪」就「有覆無記」，「有覆無記」是甚麼？你愛你的兒女，這個「貪」就「有覆無記」，你夫妻之間的愛「有覆無記」，這些不會，不止不會「善」，「貪」就連「無覆無記」都不會。

第二個是「瞋」，讀「真」又得，讀「親」又得，惱怒，惱怒就一定是「惡」性的，固然不會是「善」的，連「無記」，「無覆無記」固然不會，「有覆無記」都不會，一定是「惡」的，「瞋」，所以最緊要戒惱怒，惱怒就最難戒了，殺死人都是因為惱怒，不惱怒怎殺得人落手的？所以惱怒，但是這樣，惱怒如果你有「般若」來指導著它，惱怒本來「惡性」的，你的「般若」來到做它的「增上緣」，用「般若」控制住它，惱怒會變為怎樣？變為「有覆無記」。變為「有覆無記」，不會是「善」的了，不過可以變為「有覆無記」都得。用「般若」控制住它都得。那個「瞋」，惱怒本來「惡性」的，但你有「般若智」來指導它，那個「瞋」就不會「惡性」的。

舉個例，孟子讚文王，讚武王，他對那個，當時對那個梁惠王講，他怎樣說？他說從前那個文王，周文王，一發怒就令天下的人都得安寧了。他說武王一發怒，「一怒而安天下之民」，他一發怒立刻就滅了紂王，紂王是一個殘暴的君主，他令到天下都得安寧。所以有時惱怒都不會壞的。即是說惱怒不一定是「惡」的了，是嗎？但是你說它「善」又不是「善」，亦不會「善」，惱怒最多是「無記」的，而且是「有覆無記」。無惱怒總好過有惱怒，是嗎？

這麼多種「煩惱」之中最難對付就是那個「瞋」，現在所謂無明火一起不得了。

「瞋」破壞性很強的，「瞋」，大的「瞋」就會殺人了，小的「瞋」就會怎樣？兩夫婦吵架都是算「瞋」，你的惱怒心不起又怎會吵得起來？吵不成的。甚至你見到人，就說：不睬他！都是「瞋」，「瞋」。又到「癡」，那個「瞋」字又叫做「恚」，這個「圭」字，這個是形聲字，從個心，這個形是「心」，聲是「圭」，「圭」字的音轉一轉就叫做「恚」了，惱怒，「瞋」與「恚」一樣解。「癡」，「癡」的名就多

了，「癡」者，蠢那樣解，他「癡」的！「癡」又名叫做愚，愚蠢，又叫做愚癡，又叫做「無明」，又叫做「無明」，「無」者反抗，「明」者「智慧」，專反抗「智慧」的，迷妄的，「癡」，那些人，洋人譯做 Ignorance，無知，「無」又譯，因為這個「癡」又叫做無知的。

「貪」、「瞋」、「癡」這種東西，一切「惡」的行為都是由這三種東西做原動力的，沒有這三種東西不會有「惡」事的，所以它是萬惡之根本，所以叫做「三不善根」，不「善」則「惡」，是萬惡的根本，所以是「三不善根」。「貪」、「瞋」、「癡」又叫做三毒，「貪」、「瞋」、「癡」。「慢」、「慢」者，那個心「高舉」，怎樣「高舉」呢？通常就叫做「慢」、「高舉」，本來你都是比較聰明的，值六十分的，你說：我這些人不止的，高舉一下，這樣就叫做「慢」，是嗎？對別人的，一味自己陶醉就不是叫做「慢」，叫做「憍」，「憍」與「慢」不同，「憍」就對自己而已，「慢」就對別人，「憍」就自我陶醉而已，「慢」就對別人，將別人壓低些，將自己抬高些，就是「慢」，普通的「慢」就高些，這就叫做「慢」。

(別人說：)你值六十分的，你說：我那止這麼多！這就叫做「慢」。「慢」得太過時，你說：你與我一樣，但我覺得自己好過你就「慢」了，是嗎？你如果好過我，你好過我，我應該覺得低過你，但我覺得與你一樣，這都是「慢」了，是嗎？但如果是你好過我的，唏！我好過他！這是怎樣？跳兩級了！明不明白？這些叫做「過慢」了，太過的「慢」，「慢」。「過慢」之外，再厲害些，我怎止好過他？還好過他很多！叫做「慢過慢」，還有一種甚麼？叫做「卑慢」，「卑慢」怎樣？別人好你很多，(你說)好少少而已，比他差些而已，都是「慢」，「卑慢」。總知就將自己抬高

些，這就叫做「慢」。

「煩惱」有兩類，一類是「俱生煩惱」，「貪」有「俱生」的，是嗎？怎樣「貪」？「貪愛」是「俱生」的，一出世不久就貪食了，好味道的東西，小孩子搶糖食，「貪」是天生的，不是(要先)想，不是想過的。是嗎？你養隻小狗，養到了八、九個月，牠見到狗女就走過去追了。「貪」，「欲界」的「貪」是天生的，人到了十四五歲，讀書在學校見到女同學，就覺得有興趣的了，又是天生的，「貪」，是嗎？「貪愛」嘛。有些是「分別」而起的，例如甚麼？我愛甚麼神聖的愛情啦！就是「分別」，哪裡有神聖的愛情？是嗎？還有些甚麼我要愛上帝呀，我要去做修女，人家是愛人，我要愛上帝。是甚麼？由於她起了一種邪思想，起「分別」，其實是甚麼？

愛國都是「分別」嘛，是不是？國有甚麼好愛？愛國其實都很笨的，老而實之講，愛國都很笨的，愛自己還有些道理，愛國？何解我要愛國家？老實講，因為我愛自己，即是講骨子裏，坦白些講，因為我愛自己，有個國家保護我出入，去別處就算被人打，領事都會出頭，是嗎？所以才愛國家而已，如果國家對我沒有好處，我愛她做甚麼？我問你？如果那個國家有一個殘暴的政府，將你們去難為的，你快些避之則吉了！所以我們都要移民，愛甚麼？即是不愛國嘛！有甚麼好愛？愛天安門那些東西嗎？是嗎？其實愛國完全是出於自私的而已，我們想過但不知道而已。因為國家可以對我們有利的，是嗎？這樣，愛國家之愛是甚麼？「分別煩惱」。

狗仔愛狗女的愛是「俱生煩惱」，「俱生分別貪」。「瞋」又有「俱生」又有「分別」，又有「分別」的，譬如何解，怎樣叫做「俱生」？你養一隻狗，你踩到牠

那隻腳，牠即刻的反應就是咬你一口，發惡，是嗎？這是「俱生」的，「分別」又怎樣？例如怎樣？你看見說天安門殺人，你說，豈有此理！這樣也行！拍檯拍櫂。「分別」的，因為你想一想，這些事應不應該，起思惟、分別，然後起的「分別煩惱」，「分別」起的「瞋」。起革命啦，打倒某人，那些是「分別」起的「瞋」來的，「貪」有「俱生」有「分別」，「瞋」有「俱生」有「分別」，「癡」亦有。「慢」只有「分別」而已，無「俱生」的，你要將自己與人比較然後才有的。

「疑」、「疑」有兩種，記住了，懷疑本來是好的，為何說它是「煩惱」？「疑」有兩種，一種是尋求真理，尋求不到，對於那種東西，面前別人說那是真理，到底是真或是假呢？我們去懷疑它而想尋求，他這種懷疑是研究學問的精神之類，這些不是叫做懷疑，叫做「尋伺」。懷疑是怎樣？明明是，他偏不信。譬如你驗過你個肺，確是照到片是生癌了，醫生說：叫你不要再飲酒了，再飲酒你就很快死了，你就說：這些事都是這樣了，先飲了再算！這樣東西，明天才戒酒，那樣說。明明知道這是不好的偏偏要做，是嗎？明明知道吸毒不好他都是要吸的。這些是真理在面前而猶疑不決的，那些是猶疑，那些是「疑」，那些是「煩惱」。

不過通常在佛家來即是指對「三寶」懷疑的，對佛、法、僧「三寶」懷疑而講的，大部份是這樣的。以這樣為主的，其他都是算(「疑」)。「疑」、「疑」就「分別」起，不會是「俱生」的。「惡見」、「惡見」裏面分做五種的，「惡見」分做(五種)的，第一種，這是一定要留意記的，叫做「薩迦耶見」，怎樣叫做「薩迦耶」呢？「薩」是壞，「迦耶」就譯做「聚」，又譯做「身」。「薩迦耶見」怎樣？我們的身體是五堆東西、「五蘊」堆起而成的，五堆零件做成的，可壞的，無常的，可壞

的，對於可壞的東西、堆砌而成的一堆東西，我們偏偏執著有個「我」。這種這樣的執著，這種這樣的見解，就叫做「薩迦耶見」，又叫做「壞聚」見。在這堆「可壞」的東西裏面執著有個「我」，執著有個「我」之後，跟住就執著這些頭髮是「我所有」的頭髮；這件衫是「我所買」到的衫，叫做「我所見」，「我見」與「我所見」合起來都叫做「薩迦耶見」，譯做「壞聚」見，那個「聚」字譯做「身」，「身體」，「壞身見」，明不明白？「壞身見」、「薩迦耶見」。即是甚麼呢？即是「我」、「我所見」，「我見」與「我所有」的東西的「見」，兩種加起來，叫做「我」，「我所見」，「薩迦耶見」。生死輪迴就是這個「薩迦耶見」令我們生死輪迴的。

-完-